

跑起来有风

司马小萌

“生活原本沉闷,但跑起来就有风。”

这么简单的真理,是哪个高人悟到的?佩服佩服!

都说“生命在于运动”。其实最科学的是:生命在于“慢动”。掌握好节奏,不急不闹,不骄不躁……9秒98的百米速度,只能由苏炳添这样的大神来实现。咱们这些凡人,也就“一二,一二”,踏着自已的节奏。放心吧,我试过了,仍然有风。

1

一阵疾风骤雨过后,京城天空如此绚烂。从郊区回家路上,用手机匆匆拍了几张。朋友圈里晒出的靓图已经太多了,本不想凑热闹。恰巧拍照时接到焦作日报摄影大咖赵耀东留言,暖暖的。于是一边晒图,一边写文吹捧这个可爱的胖子。三个多月前的河南四市之行,结识了当地一批热情率真的新闻人。一想到,河南遭遇的特大飓风中他们的忘我和辛苦,就肃然起敬!

2

这顿早餐是不是太丰盛啦?燕麦片粥,小葱皮蛋豆腐,雪梨、冬枣,还有芹菜汁……这顿早餐是不是太古怪啦?如此搭配,估计各位“闻所未闻”。有道是:“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。”只要不是原则问题,有时也可以小小地“从心所欲”。这后一句,是我说的。有人称之为“大射手的风格”。我明白,无非是这两字:

随意。

3

现在的马誉炜将军,当年的某军区团级干部,是九十年代中期北京摄影发烧友中“官”最大的一个,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京城军界摄影爱好者之一。我曾在北京晚报整版整版地介绍多位佼佼者,其中就有马誉炜。

今天马将军请吃饭,叙旧感怀。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:北京晚报摄影部主任司马小萌老师,毕业于中国人民大

学新闻系,在摄影界颇有名气。她用稿堪称苛刻。稿子送去,接过来一看,立即表态:“这张行,拍得不错,可以用。”“这张不行,怎么拍的?拿回去!”就是这样干脆利索。每每从晚报送稿归来,我多有感慨:“用人制度也应该像《北京晚报》摄影部一样,铁面无私,全凭质量。”

4

随着《柳州晚报》转发我的散文《我的小姐妹们》,从南到北,从广西柳州到内蒙古呼和浩特,我的小姐妹们真的火遍半个中国了。以至于河南信阳小兄弟华唯嬉皮笑脸地问:“接下来你会写《我的小哥儿们》吗?俺提前报名,申请个小角色!”我笑答:“你没有故事啊!”小兄弟回复:“好吧,以后我注意弄出点动静来!”

5

望君秋安。南少林寺方丈常定,发来蔡少雄敬制的宣传图。图中人物就是他。常同学一改温文儒雅,大秀武功,其奔放,惊得司马老师差点眼镜掉下来!

这是飞天的节奏啊!俺留言:“离开地球啦?带上我!”常定回复:“哈哈,好势!”好势,闽南语,爽快答应的意思。现在轮到:“哈哈,好势!”

6

中午吃得饱饱,晚餐没胃口。于是略过这一环,该睡就睡。没料到,翻来覆去睡不着,于是明白:饿的!

夜里十一点半爬起来,下包方便面,放个鸡蛋,吃块猪肉脯,外加两包酸奶……最后心满意足地躺下。怎么?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!于是明白:撑的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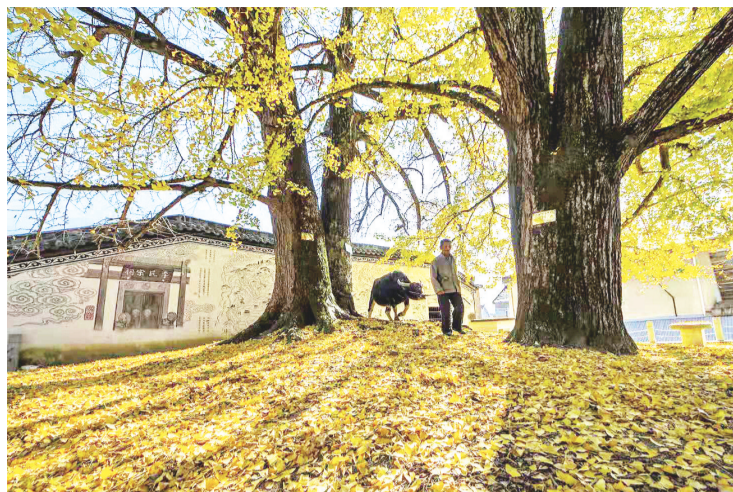
7

现在的人真实在,而且,特别爱用“多次”这词。例如,叫某作者写简历,常见这样写:“多次获某某协会、某某报社、某某地三等奖。”我就纳闷了,你就不能偶尔得个一等奖二等奖之类?调侃完人家,突然觉得自己有点“不地道”。自黑一下。

8

天空是那么的蓝,气温是那么的爽。雨水也收敛了准备退场,疫情也控制住了不会猖狂……可是,可是,刚发现邻居开始装修了!说:“需四个月。”天哪,差点昏厥!

习总书记讲“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用来炒的”。没有买了卖,卖了买,就不会有没完没了的装修。幸亏马上要出京了;恰巧江苏三个哥们邀我去转些日子。好极了,先摆脱掉震耳欲聋的噪音再说。

一地金
汤青
摄

风铃

寇建斌

门铃一响,墨菲率先冲到门口,伸着脖子吼叫,一副拒敌于门外的架势。廖仕清轰开它,打开房门,看到站在门口的秀芬,眼神有些游离。秀芬掠他一眼,堵着门干嘛,不让进呀?

廖仕清尴尬地笑笑,冲里边喊:雯雯,请到的人到啦。

秀芬放下手里的东西,脱掉外衣,进卫生间洗了手,嘴里喊着“宝贝呢?宝贝呢?”直奔孩子而去。

童童平常认生,生人一抱就哭闹,秀芬接过来不仅没哭没闹,还乐得咯咯地笑。

廖仕清看到雯雯绷紧的面皮有了舒缓,不由暗自舒了一口气。童童刚会爬,正是累人的时候。雯雯爱挑剔,先前用过的几个保姆都给撵走了。他跟姐姐打电话说起这茬,姐姐张口就说叫秀芬去吧。他一怔,说这哪儿能行?姐姐说,有啥不行?她嫁人后还是不生孩子,又离了,待在娘家没事干,正想出去打工呢。姐姐见他不语,就做主道,让她去吧,你的孩子她肯定尽心,我这就去给她!他担心姐姐冒冒失失会碰一鼻子灰,没想到,秀芬爽快答应了。

秀芬像是进了自己家,安顿下来后,从提包里掏出一道帘子,挂在她住的那间屋门口。

叮铃叮铃,屋里响起清脆悦耳的风铃声。秀芬家过去养羊,帘子上的小铜铃铛就是她家羊脖子上挂的。童童和墨菲围着帘子绕个不停,一个笑,一个叫,弄得屋里好不热闹。廖仕清以前见过这个帘子,却没看到它挂起来的模样。风铃一响,心里也像挂了无数小铜铃铛叮铃当啷乱响。

雯雯喊他过去,说:烦死啦,烦死啦,快去弄掉那破烂玩意儿!

自从秀芬进家,雯雯闲成了公主,还没闹过脾气呢。秀芬把童童和墨菲收拾得妥妥帖帖,还包揽了家务活,手脚不停地做饭收拾屋子,把家弄得井井有条。廖仕清劝,童童喜欢呢,等玩腻了再摘吧。雯雯想想,默认了。他刚要走,雯雯拽住他,瞪着两只大眼睛说:我怎么感觉这不像我的家了呢?他愣了下,笑笑,伸出手指刮她的鼻子,美吧,看闲的你。雯雯踹他一脚,去你的。

廖仕清跟秀芬似乎有个默契,两人都回避着单独相处,除了沟通几句家务,很少过话。反而是两个女人间相处久了,越来越热络。雯雯本来对农村的事不感兴趣,以前过年过节连他老家都懒得回,勉强回去了,也不出门,现在却对秀芬离婚的事刨根问底,问个没完。秀芬很坦荡,

说人家嫌我不生孩子。雯雯说,生孩子不只是女人的事,也许怪男人呢。秀芬说,怪俺,俺早就去医院查过。可俺喜欢孩子,想领养个娃,人家不干。你有童童,多好……秀芬说着嗓子哑了。

有天,雯雯诡秘地瞅着廖仕清问:你俩以前有事吧?

廖仕清像被蜂蛰了,浑身一激灵,胡说什么呢?我俩有啥事!

雯雯揪住他耳朵,盯着他,你有肩周炎,她怎么知道?你吃剩的半拉包子她拿起就吃,你出门嘴上沾了点牛奶,我都没发现,她赶快拿毛巾给你擦了,正常吗?还有……

廖仕清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,发什么神经!

雯雯看他急了,叱他一句:做贼心虚的样儿!

叮铃叮铃,童童和墨菲绕着帘子玩耍,乐此不疲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长时间,童童会走了,站起来比墨菲直立着还高,不再摇帘子,喜欢用两只小手拍打小铜铃铛。

这天,廖仕清回来早,秀芬去买菜。雯雯进家把包一甩,鞋也没脱,怒气冲冲指着她吼:好你个廖仕清,你把我当傻子啊!你就这么耍我呀!她是谁?你说!你说!

飘在空中的彩色气球嘭地一声炸了,丝丝缕缕的碎皮坠落一地。廖仕清无论怎么解释都苍白无力,干脆抱头蹲着,任雯雯的唾沫星子在头顶飞舞。

秀芬不知何时进的屋。雯雯,俺再叫你一声妹子吧,这事不怪他,怪俺,俺不该来。俺那会儿想给他生孩子,生羊群一样多的孩子,可俺生不了,一个也没生,俺亏欠他呀。俺忒想看看你们的孩子,忒想……童童会走了,俺也该走了。你们好好过吧……

秀芬抱了抱童童,又搂了搂墨菲,回屋提起包,不顾童童哭、墨菲闹,一擦帘子就往外走。

风铃叮铃叮铃响个不停,童童哭着要追,墨菲的爪子抓得房门哧哧啦啦。

好多天过去了,童童和墨菲仍然守着风铃,不再胡拍乱闹,只是静静地瞅着那些小铜铃铛随风摇动。叮——铃,叮——铃,不连贯的碎音,敲得人耳根疼。

雯雯幽幽地说:要不,你打个电话叫她回来吧。

廖仕清使劲拨了一把帘子,说:要打你打。

叮铃铃,叮铃铃,风铃一阵乱响。

